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並見

六卷末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从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亯字篆文作亯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與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享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尚作享說文茍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茍亟行而茍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茍生今與女爲茍義其

字尙作袒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犓豢雍與饔同今本雍譌作維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𩫏今經典皆以郭代𩫏郭行而𩫏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𩫏之借字知高爲𩫏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尙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呂不韋曰有

佚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櫳樅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 衝謂衝車 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 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 降作隆 尙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竝與降同 誠作情又作請 尙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竝與誠同後凡誠作情作請者放此 拂作費 愛下篇卽此言行費也下文費作拂 知作智 節葬下篇智不智下智字與知

同後凡知作智者放此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卽天志本篇之名也後凡志作之者放此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遻野之居野與宇同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卽佗物後凡佗作也者放此佗俗作他睎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睎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竝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旹年八十有八

墨子弟一　　讀書雜志

高

親士

正天下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畢氏弁山云正讀如征念孫案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即訓爲君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皆非征伐之謂

焉可以

分議者延延而支苛者詒詒畢云支苛二字疑誤焉可以長生保國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一源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畢於源上增水之二字云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念孫案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

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六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

逝淺

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引之曰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爲遾俗書遾字作遾與逝相似而誤遾卽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澨云徐音流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如淳曰游亦流也此卽荀子禮論篇所云積厚者流澤廣流淺與谿陜對文

脩身

譖慝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念孫案譖慝卽讒慝左傳閔執讒慝之口是也(僖二十八年)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

義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作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引之曰[illegible]

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𢦏𢦏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𢦏是其明證羛之從𢦏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𢦏故於此亦不知爲𢦏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徧識也

幾

本不固者末必幾念孫案爾雅幾危也大雅瞻卬傳宣十二年左傳注竝同言本本不固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確詁又引說文𥝌玉篇古溪古兮二切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以幾爲𥝌則失之愈遠矣

所染

高偃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云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念孫案高當爲𩫏𩫏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秦篇據億丈之𩫏今本𩫏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卽郭之譌非郤氏之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

王孫雒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大宰嚭畢改雒爲雄云舊誤作雒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今外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雜言篇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

是矣念孫案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雄與雒相似故雒譌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頟頟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畢云堪當爲媅字假音念孫案媅訓爲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瀸云漬也月令湛熾必

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爲漸汙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

美也顧子詳其所湛旣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

法儀

而可

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念孫案旣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

脫文一

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

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爰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

七患

待祿　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持猶守也呂氏春秋愼大篇注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己而不爲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文與反相似而譌

故倉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倉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譌作立云立節爲韻主御爲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主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非韻而以爲韻若一一辯正徒煩筆墨故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五穀不熟謂之大侵

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畢云餽與饋同言須饋餉念孫案須饋餉不得謂之餽畢說非也邵氏二雲曰餽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案邵說是五穀不收謂之饑畢於此下增五穀不孰謂之大侵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念孫案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

雍食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饔字之誤念孫案雍食當爲雍飧周官外饔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飧饔即饔飧也饔雍古字通

重其子此疚於隊

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句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引之曰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

辭過

帶茭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畢云說文云茭乾芻念孫案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筊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茭尚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茭猶彼言帶索矣今楊州府人謂之草約音要平

夏則絺綌輕且清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凊畢云舊脫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据北堂書鈔增念孫案夏則絺綌輕且凊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凊與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凊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

前方丈

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畢改前方丈爲美食方丈云据文選注兩引改七命注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念孫案美食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

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前方丈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

故

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念孫案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

脫文二

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姦衺姦衺多則刑罰淫刑罰淫則國亂舊本兩姦衺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

三辨

聖王上脫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念孫案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是其證

聆缶

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爲瓴又云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缻字之壞念孫案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瓴字之譌瓴即瓴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下缶鈔本太平

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下缶引墨子竝作吟缶吟亦唫之譌蓋墨子書飲字本作唫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謠者後人不知吟爲唫之譌遂改吟缶爲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士大夫息於竽瑟此云農夫息於唫缶鐘鼓竽瑟唫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瓴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

命曰騶虞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念孫案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卽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

尚賢上

古者

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念孫案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

親疏

今上舉義不辟親疏念孫案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

義見上下文

近

今上舉義不辟近念孫案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避遠見下文

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

尚賢中

故尚賢爲政之本

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念孫案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今本脫爲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

外有以

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念孫案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

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曰若法　猶若

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念孫案曰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若與此同義說見釋詞）言旣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猶若卽猶然說見釋詞）舉以若法爲順法失之

予⿰言爵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言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盧依毛詩改予⿰言爵爲序爵念孫案⿰言爵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

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

執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念孫案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卽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善上不當有執

字蓋涉上下文埶熱而衍

毋無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畢改毋爲毌云毋讀如貫習之貫下凡作毋者同念孫案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

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
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唯與雖同）
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
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
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
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唯亦與雖同）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
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
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
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

篇曰且大人唯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雖與唯同）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雖與唯同）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此四何篇內凡三見）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

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各本叔譌作升辯見後升粟一條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

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凡詩言無念爾祖無競維人無競維烈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亡左傳言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皆孟康所謂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

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又與有同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

失指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念孫案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損讀爲抎故非命篇作失抎說文抎有所失也

未知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念孫案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有慧

豈必智且有慧哉念孫案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處官者

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念孫案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

漁雷澤

念孫案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嶕嶢山下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漢音

濩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㵎渠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葢以澤氏縣也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竝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賤　賤傲　姎傲

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念孫案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尚同篇曰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

逆逆策以私誣國賊之類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 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兼惡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又下文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賤亦當爲賊傲當爲殺說文敖字本作𢼸殺字古文作𢿢二形相似敖古文殺字誤爲敖又誤爲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

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又明鬼篇昔者夏王桀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亦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

隆

稷隆播種農殖嘉穀畢依呂刑改隆爲降念孫案古者

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爲降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卽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曾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墜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素隆於統祇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卽衝隆

不究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畢云究一本作窕非念孫案作窕者是也說見管子宙合篇

尚賢下

可而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念孫案

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詳見釋詞

僕

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佚也佚今作媵念孫案僕卽佚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爲僕也說文佚送也呂不韋曰有侁莘同氏呂伊尹佚女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佚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佚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具曲栚音朕筥筐今本栚作撲誤與此同

女何擇言人

文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引之曰言當爲否篆
書否字作𠀚言字作𠰓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𠯑言
字或作𠰓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
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非否不並同義

言

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念孫案言當
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
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爲言

脫文八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自莫若以下二十字爲一句舊本脫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八字據上下文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而能者也

無故

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念孫案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卽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

脫文十二

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脫得食以下十二字今據上文補

推而上之以

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尚同上

選天下之賢可者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念孫案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廿

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念孫案其當爲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篇

今若天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念孫案今若天天當爲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爲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

爲治也皆其證矣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故當若夭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

尚同中

己有善傍

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念孫案己字義不可通己當爲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偏也說文㫄溥也㫄與傍通說見經義述聞周易旁行而不流下言民有善則衆其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亦民

也下文已有善不能旁薦之已亦民之誤

脫文三

鄉長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

運役

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念孫案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脫一字

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念孫案佚上有游

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卽淫佚語之轉耳

情請爲通

故古者聖王唯而（畢云而讀與能同）審以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東京賦）引作是故上下通情念孫案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卽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文選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

談謀度

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念孫案謀度上不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也

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念孫案卽與則同說見釋詞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尚同下

用說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念孫案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僞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助治天助明

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念孫案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爲徧古徧字多作辯說見日知錄天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徧使助

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

脫文六

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句則義不同也然舊本脫此六字案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荅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則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

賞使家君

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念孫案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

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

小用之

故當尚同之爲說也尚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涉上句尚同而誤今據下文改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引之曰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卽涉下文小用之而誤

窕　橫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畢云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念孫案

畢說非也兗不滿也說見管子宙合篇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說見戴先生文集以小居大則兗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兗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兗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差論

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念孫案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詳見漢書武紀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

唯

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畢改唯爲雖念孫案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說見釋詞

情

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脫可不二字據各篇補念孫案情卽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尚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卽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墨子弟一

墨子弟二　　　　讀書雜志七

高郵王念孫

兼愛上

不愛其異室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念孫案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意林引無其字

脫文十一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舊脫猶有以下十一字今據下文補惡施不孝

脫文三

故不孝不慈無有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亾有不孝不慈亾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亾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亾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

脫文一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今據下二篇補

兼愛中

脫文九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脫於字今據上

付補念孫案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苴之屨而言且苴即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說見廣雅疏證釋詁粗麤大也下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危

朝有黧黑之危引之曰危與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痿則面色黧黑義見上文

脫文二

君說之故臣爲之也又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念孫案上文爲上脫能字下文能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

荊楚干越南夷之民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南夷之民畢云荊楚干越舊作楚荊越與據文選注改江賦念孫案畢改非也文選注本作荊楚干古寒反越之民今本墨子作楚荊越與南夷之民但誤倒荊楚二字又脫

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荊楚干越以南之夷故曰荊楚干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荊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干越卽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爲于越亦非說見漢書貨殖傳

連獨無兄弟者

引之曰連與獨文義不倫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煢或作惸皆假音案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煢惸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疑當作違與連相似而誤違猶獨也故以違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

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跉卓而行玉篇逴敕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逴逴與卓通漢書河閒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穉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踔穉竝與逴同聲皆獨貌也

兼愛下

人與

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衍字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

也念孫案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又與爲人與僨矣

難哉　哉

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念孫案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又下文曰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哉亦當爲我下文又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者舊本兼者作兼君涉上下文兼君而誤今改正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

誰

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引之曰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

衍文三

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念孫案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今本重出及否未三字

費

卽此言行費也畢依別本及下文改費爲拂念孫案直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佹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佹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

于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念孫案于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

有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念孫案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

脫文三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脫愛交相三字今補

莫若

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念孫案若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

非攻上

也

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劒者念孫案也即扡字之誤而衍者

弗之而非

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畢云一本無而字是念孫案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

非攻中

古者　脫文一

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念孫案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舊本亦作古者今改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往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念孫案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

倉飯

𩚨飯之不時念孫案𩚨飯當爲𩚨飲之誤𩚨飲不時見下篇

王民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念孫案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

徙大內

越王句踐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念孫案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隸書舟字或作䑞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

其姑蘇從其大舟車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
傳亦作從其大舟

皆列

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從舊本脫下其字今據上句補
念孫案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
篇皆列同

乎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念孫案陸將何及乎不類
詩詞乎字葢淺人所加

非攻下

脫文〻一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脫哉字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燔潰

摟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到之曰燔與潰義不相屬燔潰當為燔燎隸書尞字或作賚與賷字相似故字之從賚者或誤從賷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繚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績趙策魏殺呂遼下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賚與賷隸相似故燎誤為𤏡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摟殺其牲牷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

先列　無殺

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疚無殺念孫案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疚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疚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剝振神之位　攘殺其犧牲

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念孫案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搋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搋普麥音必麥反裂也是剝搋皆裂也故曰剝搋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

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擾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擾殺其牲牷而衍

周生之本

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念孫案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𡧢與周相似而誤逸周書度邑篇問害不寢管子幼官篇信利害而無私韓子外儲說左害主上之法今本害字並誤作周

徧

徧具此物而致從事焉畢云徧當爲偏念孫案古多以偏爲徧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徧之借字而畢皆徑

改爲徧則未達假借之旨也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孟書曰徧周帀也本或作偏者借字耳而王弼遂讀爲偏頗之徧惠氏定宇已辯之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偏亦不偏之借字故曲禮注云謂二名不一一諱也而釋文偏字無音則亦誤讀爲偏頗字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已辯之又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徧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偏雨四海亦以偏爲徧然則徧之爲偏非傳寫之譌也

傺之時　廁役

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傺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時與粮食

不繼對文（茲見中篇）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廝役之誤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是其證

龍生廟　大哭　鬼呼國

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卽者字之誤而衍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念孫案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下文鬼呼國呼下亦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

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

乃命元宮

高陽乃命元宮念孫案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元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鑣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

磿

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磿為山川別物上下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敢奉率其衆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說見釋詞念孫案磿字義不可通磿當為曆曆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遂省適中山經歷石之山郭注或作磿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磿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濮磿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業敫傳故鼎

(反乎磨室、燕兼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爲陰陽離爲八極然則曆爲山川亦謂離爲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義故曰曆爲山川別物上下又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磨亦當爲曆曆爲日月星辰猶大戴言歷離日月星辰也世人多見磨少見曆故書傳中曆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曆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則以曆爲磨自古已然矣

還至　矢之所還　皆還父母妻子同産

還至乎夏王桀念孫案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卽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爲遝遝與逮同說見漢書天文志逮及也遝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迎敵祠篇城之外矢之所還還亦當爲遝謂矢之所及也下文矢之所還同又號合篇自以罪以上舊本脫以字今補皆還父母妻子同產還亦當爲遝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曰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

序

天不序其德念孫案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

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

兄

王兄自縱也念孫案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衆況厚之尋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塡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並曰兄茲也

傳子

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畢改傅爲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念孫案畢說非也傅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晉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僮兮玉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

之絕

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念孫案之絕二字

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

序利 有序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數舊本爭作諍涉下文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必可得而序利焉引之曰序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厚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埶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數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又備城門篇百步一亭亭一尉舊本脫下一字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尉必取

有序忠信可任事者畢云有序言有資格非也序亦當爲厚厚上當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曰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是其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

者此

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念孫案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

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者此亦此者之誤尚賢篇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脫下不字今補此者二字皆不誤

節用上

脫文三

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脫用之費三字今據下文及中篇補

便民

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念孫案便

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

所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念孫案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詳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十一年

籍斂　作斂　措斂

其使民勞其籍斂厚引之曰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

一而籍籍古讀若昨說見唐韻正辭過篇厚作斂於百姓作斂與籍斂同非樂篇厚措斂乎萬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亦與籍斂同

脫文二

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

節用中

鞼匏

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畢云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念孫案鞼即攷工記

函鮑韗韋裘之韗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為攻木之工陶為摶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韗鞄即韗鮑為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韗字或作韇鞄之為鞄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鮑

北降

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念孫案降字義不可通降當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捷捷謂相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彖傳豐其屋天際祥也引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際降字相似故周易與盟子互譌

飮於土塯

念孫案土塯乃飯器非飲器歠乃飯字之誤飯土塯已見畢注

斗以酌

念孫案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

利

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念孫案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爲制隸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詳見管子五輔篇

節葬下

傳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畢本傳作傳念孫案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

且故

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念孫案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

正夫

存乎正夫賤人㕛者畢云正同征念孫案畢說非也正當爲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爲一類此文匹夫賤人爲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注正當爲匹

扶

財以成者畢云以同已扶而埋之引之曰扶字義不可通扶當爲挾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挟與扶相似而誤方言挾護也今本挾譌作扶

者五　族人　月數

君於喪之三年父母於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於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孼子其（畢云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念孫案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族人當爲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月數當爲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三睘

夫衆盜賊而寡治者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譌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畢云三睘未詳引之曰睘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已前則或轉而向已或轉而背已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

脫文一

若苟寘是城郭溝渠者寘也念孫案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宇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宇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

反其所

則惟（惟與雖同說見釋詞）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也之字古或訓爲與說見釋詞）則豈不亦乃其所哉畢改乃其所爲反其所念孫案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是其證

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若改爲反其所則義不可通

久哭

久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念孫案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亾聲墨子原文蓋本作𠷎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亾字耳節用篇曰久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

南己

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念孫案南己後漢書

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巳之誤畢以作巴者爲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竝作南巳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竝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巳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強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爲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

九夷

禹東教乎九夷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於越者以意改

之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陳禹謨依今本改為九夷及初學記引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土地

土地之湙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念孫案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為堀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湙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堀穴湙不通於泉皆其證

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念孫案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

即

璧玉即具戈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念孫案即字文義不順即當爲旣言璧玉旣具而戈劒等物又皆具也

請　謂

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畢從一本改請爲誠念

孫案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尚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又本篇下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謂即請之譌畢徑改爲誠皆未達假借之旨後凡改請爲誠者放此墨子書情請二字竝與誠通說見尚同篇

猶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脫以字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念孫案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

墨子弟二